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四十

宋 李昉等 編

謚議上

此下二卷英華所編  
失年代先後今正之

德宗謚議一首

敬宗謚議一首

宣宗謚議一首

懿宗先太后謚議一首

駁工部尚書宋慶禮謚議一首

駁大師燕國公張說謚議一首

御史中丞盧弈謚議一首

涼州大都督郭知運謚議三首

故太保丞相贈太師苗晉卿謚議一首

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三首

駁司徒楊綰謚議二首

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一首

贈司空李揆謚議一首

德宗謚議

許孟容

皇莫大夫義軒帝莫加于唐虞似氏商鎬亦績憲度咸  
紀名謚以揚昭光徽儒臣之議所以節一惠也發揮茂  
耀如揭日月伏惟大行皇帝文思濬哲天縱神授大明  
繼聖大孝尊親服道稽古洗心藏密巍巍易簡赫赫功  
造嚴祖宗而上下昭假仁億兆而飛沉表靈始者蘇寇  
殘魂戎旌未偃方由雍邱出揔虞師刷讐耻而戴君父起  
雍城而升少海元良有開歷數誕膺同殷宗而心在諒

陰位

一作立

漢制而禮從權令然後諏咨對越端拱而理

時丁祲沴盜起泚

調

宸筭獨復雲雷駿奔浹底定鯨

燎殲洗反已哀痛大猷彌尊版泉威武止殺弔人之志

也金方朔陞獫狁昆夷赳赳獷悍不敢不率丹穴南裔

扶桑東極自古未化占風而至鏡照廣及無思不服之

德也大本達道是為中和鼓而舞之名我至樂以變繁

淫以貞神人奉聖順聖元侯繼獻九成八佾聖作明述

垂衣脫屣訃合猗那之奏也觀文化成匠物研精四始

六義動經風雅洪音巨麗焜耀皦繹立言垂訓丹書玄  
鳥之作也蠲痾保全壽天之門方䟽溥錫目之廣利札  
瘥不聞長養推仁施齊天地如保赤子之誠也教由德  
禮人乃耻格古作訓夏我箴政刑載弘哀敬用息刀鋸  
利見大人脩本媿心之旨也躬信厚而偷薄以革體清  
明而貪饕以懲納匪躬之直無毀校防川之誤推輔理  
之功有輻湊並進之勤泥金方草仙鼎忽成汗漫無從  
希夷永閔哀同軌之將會仰鴻名之可易鋪衍至蹟錫

乎無窮謹按經義參諸謚法曰物妙無方之謂神保大  
定功之謂武尊仁安義之謂孝經天緯地之謂文大行  
皇帝變化無窮樞衡在握神莫過焉金湯善師豺豕擾  
馴武莫盛焉

闕

焯王度煥乎黼

藻文莫逾焉考墳史而徵德實請上尊謚曰神武孝文  
皇帝廟號德宗謹議

敬宗謚議

賈餗

議曰定尊號考列聖終古之重事有司宜用大者遠者

上質百王之明烈下開千載之成法參天人之意極臣  
下之誠酌而舉之以正大謚故稱天以誅大莫加焉微  
臣得議公莫至焉所謂大者遠者蓋揔夫一朝之治化  
四海之惠澤夷夏之率職元元之受賜皇明而疑臨之  
遠近睿斷所繫之巨小何如耳其他苟不足以升降盛  
德者固得畧而不論伏惟大行皇帝以英睿之資紹膺  
丕歷啓皇輝於磐石浴聖德於少海每欽承冊命天下  
感悅既即尊位孝思踰顯列聖之道率禮一作履不違禮



行乎郊裡敬達乎宗廟富四海以致養榮兩宮以問安  
推恩廣愛累霈鴻渥發號施惠洽於百靈而又天資嚴  
正睿德沉毅時海內承憲宗穆宗威靈德澤之厚朝野  
無事生人休息初臨大寶委政宰庭春秋至富而遠蓄  
剛辯既閱庶務四聰益達英斷自己任賢不疑故卒能  
光啓誠明載安天下橫議或熾聖衷愈堅忠勲内外叶  
贊雄略於是舉兵食之大計示經營乎四方而不庭之  
藩首自夷珍礪忠奮節視師一作待冲於朝承風嚮化遐邇

聳動夫不怒而威不戰而勝王者之武也推是大旨引而伸之則未形之用可見矣惜乎號未光乎天地澤未浸乎四海而變生非慮遐抱天關生靈之惋憤其可既乎七月將至同軌既集臣謹上稽國典傍考物情約以經義合諸謚法表功節惠庶叶大中書曰惟睿作聖夫以濬哲之材繼聖明之業而祖宗成式脩舉罔墜禮百神而親九族尊儒術而容諫諍鋪鴻闡號聖德彰明非睿而何謚法威強獻德曰武制勝朝堂之上而威稜遠

馭不俟車甲非武而何昔漢昭帝之所以為昭知臣而  
謚法亦曰明德有功曰昭大行皇帝初雖謙讓然終任  
其剛斷以顯明德非昭而何夫愍者臣下追惋之誠所  
深切者也謚法在國逢難曰愍聖朝既討讐戡亂明告  
四方有司所宜率億兆之心極君親之義薦誠隆一作  
旌

感非愍而何謚法慈惠愛親叶時肇享皆曰孝孚愛敬  
於率土刑家邦之孝理躬親嚴配之典奔走職來之助  
廣慈至德非孝而何傳曰臨之以莊則敬又記曰莊敬

則嚴威擬盛烈之形容參歷古之訓典謹上尊諡曰睿  
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曰敬宗謹議

宣宗諡議

蘇滌

議曰伏以皇天平分盛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  
生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遂使含靈受泰觸類  
知懷美謚大名固當稱謂伏惟大行皇帝爰自盤維膺  
茲九五行越今古仁被黔黎孝惟生知略不代出以天  
下為已任視宇內於掌中坐朝而不問風霜彌亂而不

怯府帑動惟師古慮必歸周聞善若驚去疾務盡前王  
之美事列聖之令典必擴而行之加以講信脩睦任賢  
興能思念勲庸則發凌煙之彩繪敦序友于則置雍和  
之宴錫俯閱才彥則命法官諫官之次對愛憫生育則  
禁三月五月之採捕一物之不得其宜納隍在慮四方  
之稍有未泰降食為心命將則千里坐知指縱詔令作蹤則  
三邊克定是以人並為闕物得自安加以西平羗戎南  
殄蠻寇三州七關之地坦然無虞四鎮際海之毗晏然

自靜然後賑廩恤人蠲農命使遠無不肅邇無不安姦  
宄戢心權豪屏息京輦絕桴鼓之響邊陲無烽燿之虞  
可謂超三躋五度契踰繩者矣故有識曰佇其云亭齊  
人已臻於仁壽不享堯運不升軒雲豈獨唐俗有喪考  
之悲杞人懷崩天之怨而已謹按謚法敬祀享禮曰聖  
闢土斥境曰武聰明睿知曰獻經天緯地曰文慈惠愛  
親曰孝先皇帝肅祗禋祀非禮不行得不謂之聖乎收  
復舊疆誅鋤梗驕得不謂之武乎好文樂賢興善不倦

得不謂之獻乎虔奉天道銳意典法得不謂之文乎五十而慕問安不懈得不謂之孝乎謹上尊謚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廟號宣宗謹議

懿宗先太后謚議

杜宣猷

議曰臣聞慶都誕堯唐風稱盛塗山育啓夏道克昌坤德既刑於邦家帝籙方傳於悠久况母儀夙著壺教自高夢日昭其休祥倪天表其鴻慶晦耀未兆逢時乃彰殊榮不在於生前緝禮必行於身後詳觀國史逖聽皇

王步驟以來其道一貫伏惟先太后應二儀而作合齊  
兩耀而降祥派流弄印之榮道叶握圖之聖柔明初進  
慈儉用光蘋蘩遵助祭之儀紘紵展親蚕之禮四德之  
姿始耀六宮之望攸歸服浣濯而自脩抑華侈而不御  
大行皇帝道資內助禮冠中闈越辭輦之尊聞體墜降  
之盛則二河之族難並五麓之慶方遙進賢才而益恭  
辭進封而奪志一作辭封拜而難奪是子一人而不享其福毋四  
海而不居其尊行成楷模言著箴誡名器尚虛於椒掖



輝華俄缺於桂輪全德則崇備物猶爽當海晏河清之

日屬賓天上漢之朝

一作期

故劔軫皇情之深新阡赴丹

禁之慟於是痛環珮之絕響感詩禮之無聞爰詔近臣

俾詠明淑神筭

一作筆是

添句用寫悲情豈八字之能倫與

三光而齊朗歎纏綿悽愴之痛陋無存悼亡之詞天文

照臨哀榮兼極其後必大倚伏有徵皇上繼明之初遽

思顧復遂發宮女副以內臣恭告薦之誠度陵寢之制

寔遵近禮即兆為山改馬鬣之形就射隅之式璇宮對

立蘭殿煥開想像如覆於玉衣盼蠻貊遊於金屋上仙  
之日都人不簪於柰花追榮之辰國風空賦於苜菜昔  
處虞嬪之列今當文母之崇體內範而素深因子貴而  
昭慶秦原松檟佳氣久覩漢后禕褕盛禮俄及道光前  
古德冠後宮發睿感於賜衣軫孝思於遺鏡遂揚翟黻  
一作之禮以慰昭靈之慈謹按易曰元者善之長謚法  
曰宣慈惠和曰元又曰明德有功曰昭伏以先太后待  
年之初已標仁懿之則儷極之後益彰柔煦之風得不

謂宣慈惠和乎輔佐昌期聿脩陰教克生聖嗣光啓中  
興得不謂明德有功乎請上尊諡曰元昭皇太后謹議

一作皆唐大詔令

駁工部尚書宋慶禮諡議

張九齡

開元中

通會典要作  
開元七年

太常博士張昇諡贈工部尚書宋

通典  
作宗

慶禮曰專議云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

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諡法曰

二本作  
紫諡法

好功自是

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之議

二本無  
此字

曰營州鎮彼

戎夷扼喉斷舌

二本  
作臂

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生

通典  
作主

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邊亭晏然

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

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安有踐其迹以制實貶其

諡以徇虛採

會要  
作乘

慮始之

二本  
作以

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

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表行之跡可

尋而易名之典不墜也謹議

後諡  
曰敬

駁太師燕國公張說諡議

太常寺諡為文  
貞伯成駁之

楊伯成

議曰諡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礪風俗檢束名教固

無虛譽

通典作稱

是尊

要會作存

寔錄准張說罷相制云不書

二本

作細微之人頗采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

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

會要作諠

衆多之口且玉之有

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逭焉

通典作焉得逭諸

諡曰文貞

何成沮勸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議謹議

御史中丞盧奕諡議

獨孤及

時任太常博士

盧奕剛毅而

舊唐書會要  
集本並作撲

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

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没于時東都

集作周舊唐  
書會要作京人

士狼狽鹿駭猛虎

唐會集  
作武

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

保性命而完妻子或競先策蹇

集本文粹作  
先策高足

爭脫羿殼

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

諸本無  
此字

義不

去以全死節誓之

諸本無  
此字

不辱執窮力屈以朝服就執

猶慷慨

舊唐書有  
感憤二字

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

色西向而辭

舊唐書作西北面辭  
君會要作西南辭君

然

會要  
作而

後受害雖古

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

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

誰懟及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必守社稷是衛則死

生以之

會要作一

委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

舊唐書文粹作於忠

何有

盖

舊唐書作昔

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

舊唐書有食焉二字

不避其難也玄冥

文粹作石正

勤其官而水死守

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

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

輕於義故蹈義

諸本作而字

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

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

集作克

孔悝

會要二唐書有奕字

廉察之任

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

舊唐書作

甚

諸本作於

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

之不来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

不可奪故全其持

舊唐書作特

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

文粹無夫

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

舊唐書作身下同

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奔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



圖國矣

舊唐書會要集本並無矣字下三字同

國危不能拯

集作救

而繼之

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

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

集有時字非

黃門以直道

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諡曰貞烈謹議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

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

公郭知運諡議

議曰郭知運驍勇有謀善

文粹有於字

用兵起行間為唐上

將當時唐興百餘載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

玄宗脩

集本文粹作循

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

遂扶

作無此字

乘天威奮其材力獨

二本作敢

與虜确故能破默

啜可汗以靜

文粹作靖

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坻

文粹作底

以

西烽火為息尉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材徃徃超倫績用

茂著王君奭

二本作英非

以果勇代處分閫之寄牛仙客出

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

知運與郭處瓘王駿薛訥並為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

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祀之者上元中  
肅宗加太公望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  
勲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諡法服叛懷遠  
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  
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  
以佐仁義以濟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  
請諡知運曰威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廈

時任左員外郎  
附見獨孤集

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

會要有餘字

年今請易名竊

恐非禮謹按禮記

會要作經

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

通典會要

有及字

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成請諡於君

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

通典會要有所以二字

易其名者蓋時不

可踰也

通典會要有今字

節度既

通典有卒字

名不浮行數紀之

集有

間字

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諡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

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

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况節度當開元

集有之字

初賄贈特加碑誌踰等

集作並建

皆出恩命追悼之遇

文粹作遇

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徃之闕遺啓將來

之冒昧况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

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噐等於草芥雖欲

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

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

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

集有之字恐

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集有之字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  
常重議謹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文粹作古字闕

禮追遠請諡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

有宋師二本有太子少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文粹作已改葬不

以踰時而文粹無而字廢禮又公叔戍請諡適當葬前謹按

禮經二字通典會要作三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諡况

百禮經三千威儀

帝王殊途不相沿襲

會要作禮

新禮

會要作制

則死必有諡不云

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

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

集作真非

卿八年矣並荷褒

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

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

會要作後

一也

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

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

會要作貴位

不當以已

通典作子

之

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耳

集作禮

若知運者處方面之

通典要會  
作重字

寄位列九卿茂勲

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嘉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

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

通典作  
征鎮

者

通典要會  
有卒多起屠販皂隸之中

九雖逢風雲化為侯王其

其字通典  
會要作而其間有

祖父爵位與

知運齒者鮮矣

通典會要  
作與知運等當請諡者有幾

奈何

通典作  
何乃

懼名

器等於草芥以是殺

通典會  
要作廢

禮竊謂近誣乾元已

文粹  
作以

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寮之先悉蒙恩

錫或音微久沫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



萬數未嘗以沒代遠近為限夫贈諡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諡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

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秦

集作咸

雍知運與郭處瓘等討

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

朝廷方將命師

四字集作出將

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寵之以

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諡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諡而慕

覩惡諡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諡賢  
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沒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  
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勲苟位至上將則諡不可廢  
豈以其子之存亡以集無為請諡之可否竊稽會要作  
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故太保丞相贈太師苗晉卿集作韓國苗公諡議

前人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

政送往事居叶恭東彞動固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  
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部刀尺之下無滯用

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

文粹  
作年

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衽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  
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

忠之大者至德乾元之

文粹無之  
字集作

中天下多故皇綱未

張肅宗脩

集作  
循

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叅

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

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

二本有至有二字

拔

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袞職者

集無者字

光映冊

集作

策

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

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實為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

集作

能哲則惠

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沒

以諡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

德真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鄣文終侯留文成侯

是也蓋其跡

集作績

大名盛則禮優諡崇太師德冠縉紳

位侔周邵將加誅諡之制宜以郁留為準謹按戴大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資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諡曰懿獻謹議

丞相故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諲諡議

前人

呂諲任職從政聽敏肅給能以才知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鞠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齷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

章法度守而勿失齊為荊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

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戮陳希昂按

申太芝之姦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懋

文粹集  
本作茂

馬自至

德已

集作  
以

來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

不驕卒不墮政脩人和如謹者蓋鮮矣

集無  
矣字

豈不以人

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候清整棼絲者難為功

文粹  
作工

謹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練三軍如臂

使指合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至于今猶歌詠之

其識

集作才

略必有過人者雖欲

文粹無欲字

勿褒之其可乎

按諡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

而擬諸其

集無其字

形容請諡曰肅謹議

駁議呂諲

嚴 郢

附見獨孤集

議曰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棘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

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跪辭温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  
至有爛馬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  
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  
失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  
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為之省所全活者蓋數  
百人明主收霜集作雷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繫公  
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  
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部



郎韋公陟入登右

集作左

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

杜公之蒞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

元公之在杜克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

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

者茲

集本文粹作資

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

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

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為天下最雖

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

司齷齷無匪躬之能者乃

一作及

扶瑕掩瑜

通典會要集本作德

之

論非中適

集作適中通典會要作中道

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諡

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無害武能禁  
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  
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諡擬於形容請諡吕公曰忠  
肅謹議

重議吕諲

獨孤及

議曰吕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機

文粹作務集作

方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謬謀於巖廊之上莫

由有知之者及其荆門之政為仁由已畧見於事其恩

惠被於物集有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

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文粹有著者有司之職也其

閱寔訟集作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集壘之詳矣敢辱

再告至若推進名賢集作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

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

書今奉符令必用會要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議凡

歿者之故吏得以狀請諡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諡則有

司存

通典會要  
有朝字

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諡異同

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違公器不私之  
戒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  
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  
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  
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公盛矣而皆諡  
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寘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

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  
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  
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諡二字

諡非古也其源生于

通典會  
要作於

哀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

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

文粹有  
時字

致

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

通典會  
作文

不足以紀其善於是

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  
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

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不

集本文粹作莫

可

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

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宏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

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為

新唐書壘為字

之也

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

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

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體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

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

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

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

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靜慎集通

典會要並作慎  
靜史作慎觀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王魏安釐

秦莊襄楚考集作孝非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

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

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集為

有字謚未知所集無出何品式請式具謹當以三字集作回示謹當

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至若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謹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眾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寤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



然後為美魏晉文已

集作以

來以賈誦之籌筭賈逵之忠

壯張既之政能程昱

通典會要作普非

之知勇顧雍之密重王

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

通典作智

畧彼八君子者

方之平東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

何嘗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

叅之禮經而究其行

通典會要作往

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駁司徒楊綰謚議

太常謚文貞端駁之

蘇端

議曰古者美惡無私褒貶必當將以嘉善而退惡為列

辟之明典也可不慎歟今謹詳前謚文貞者稽法考事  
恐非光允時論發揚來訓矣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  
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為長者首舉清要  
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逼又知載隳壞紀  
綱心貳於君既懼其疑因而踈間通典作因踈簡有口皆知載  
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  
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正詞全志  
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晏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

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耶豈懷道  
無毒耶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將謀不忠罔聰蔽聖嗇  
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虜入

無吊災之惠磁邢忠

通典會  
要作堅

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

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使王  
澤不及於下為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  
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啓悟  
噤閉謨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使防河之人

家聞採綠

會要作篆

之嘆近甸諸邑多與圻父之憂豈慈惠

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

之貞矣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

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

無私廟寧使人老

一作孝非

闕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祀

二本作禰

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

一作是

克就愍仁接

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諡有公無私

四字

通典作盡公而無私之謂也

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諡曰厲漢宣不

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  
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  
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安不奪  
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張  
說先朝辭翰之臣

四字二本  
作輸能

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

至今人故稱之猶

會要  
作由

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史

詳他謚以守彞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  
寬免慙於蘇魏謹議

代太常答蘇端駁楊綰謚議 梁肅

謚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  
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畧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  
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  
溥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  
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  
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  
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咎

惡悉歸于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

之美也請區而

集作以

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

公及卓斃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叅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踈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餗

公膺大任任職月

集作日

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

寂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揚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

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

誥秉

集作持

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

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稱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

貞文之義有六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

集作忠信



接禮曰文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  
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  
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  
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  
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  
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錄文粹  
作取其  
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  
一字褒貶垂於將來盖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

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

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

集作次

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

二本

有人字

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耻君不如

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遺

二本作條

詔廷

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

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

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

德

八字集作周公之文宣王之宣文粹集作周公之文宣

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

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為定制乎謹上參典禮  
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後謚為文簡

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脩身蒞官確然

粹文

作乎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辨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

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摳衣入室之徒皆足  
以掌贊書而東方冊則及之為文可以

集本文粹無以字

徵矣

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為太祖者詔下為庶

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為景皇

文粹作  
帝字

始封于唐天所命也於是定儀

文粹  
作議

為一代典

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倣

文粹作  
倣非

尚永清公主欲以他

族

文粹  
作宗

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

為主當時稱之定呂諲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

得褒貶之正凡在

集本文粹  
作斯是

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

屬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

凶年優詔褒異就錫

文粹  
作賜

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

因俗為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秦

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

曰博聞多能曰憲獻

二本作薦

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

之典訓作為文章以輔教化是為博聞位參中外必以

稱職聞是為多能定宗廟之饗為薦可正婚姻之主為

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議

文粹作謚

贈司空李揆謚議

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

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  
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於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  
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秕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  
敷陳前老儼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  
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  
通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  
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  
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地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

諡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己致

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

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命文粹作詔即

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沒集本文粹作復是於在轂不曰不懈

于位乎昔韋玄成翟方進以經明為漢相而皆諡曰恭

迹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言請

以恭諡謹議

文苑英華卷八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四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謚議下

駁贈工部尚書馬暢謚議一首

太尉晉國公韓滉謚議一首

左常侍柳渾謚議一首

駁右僕射鄭珣瑜謚議一首

駁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二首



駁贈司徒李吉甫謚議一首

贈太保于頔謚議一首

晉世子謚恭議一首

改恭太子謚議一首

駁贈工部尚書馬暢謚議

韋奕

議曰太常考馬暢之行舉夙夜就事庶方勁正之敬以  
易其名異乎無所苟於言也比建中興元間暢以父有  
征討之勲推恩而授爵位父薨家富於財以酒色自娛

貞元中嘗領產交中官因獻田宅以求幸德宗薄其人而終不信用坐前與孤姪寡嫂分居析財醜聲聞於一作

于時歿後使孳子孀妻披姦挾私公言盈于庭此皆章

著於視聽者可一作

何

以諡為敬乎議者云先司徒之籌

畫而暢揣摩者策無遺焉暢叅訂

一作計

於閨庭之內苟

所言屢中而不可隱當指明其効實而書之俾行道者無所惑不然則莊武公之才畧光於典策矣而乃飾虛辭以攘其善為子請諡得非繆蓋之甚邪又稱名儒端

士皆從之遊未知孰為其收漁

一作田蘇  
是出左傳

耶孟軻云尹

公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夫為端士而遊乎暢之門况

諡法夙夜就事者以其績用可紀非謂其曠日彌月以

至于

或作  
于

終身也廉方勁正則暢處已行事未嘗造次

而踐其途焉何以諡為敬乎大凡言功伐議德行遵

一作

尊

其跡有以勸善貶其名有以懲惡固非庸者事也如

暢之輩烏足以躡典法哉若有司以有為而為之則宜

乎勸

一無  
此字

貶之例也請下太常重定其諡

博士崔鼎  
改諡曰縱

一作皆唐會要

太尉晉國公韓滉諡議

顧况

議曰韓滉天然風操自建名實馭下威重允凝績用頃  
天下兵興務給財食月計億費王府一空中歲滉領小  
司徒實專出納平準齒革之材貨遷虞衡之賦邸無歛  
貨市均靡物加以嗇用殆復充盈洎擁旄吳楚封畧數  
千里盛名大烈豈疑作望而斯畏嚴令山鎮不可輕沮諭  
意維揚則張瑗之謀戢矣飛書斬將則沈清之亂平矣

采衛邦伯文武陪寮怙勢之徒負阻之族莫不軋軋  
顛如也且天寶以來江左無物產資贍文法浸寬貪夫  
狗財小人趨利求茲官者十恒八九滉梃能制動絲克  
理勞過之所至刑必糾之非簡能之不知方矯時而為  
理興元初姦宄偷變震驚我師滉首獻方物奔貢漢中  
慶賜遂行邦用由濟貞元初歲不有秋秦將歟食上憂  
乏用人人大搖滉發廩救災不俟終日萬鍾繼至二輔  
斯給昔蕭何轉漕關中寇恂資用河內皆以勤王幹蠱

推功第一若敵而言則澆之功非細也爰命作相咨以

財計用統邦

一作九

賦漢粟誠多超古之才高謝主臣而

已會登用日淺其道未光然累行疇庸可得而擬諡法

曰慮國忘家曰忠安君不念已危曰忠澆安國荒饑濟  
君艱難屬時多虞立權修賦危已從怨忘家在公得非

忠乎諡法曰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澆剛而得

位師克以貞令出惟行刑其必犯得非肅乎臣聞舉善

不必求備易名是其大者昔謝琰定諡特以忠肅褒榮

何曾議諡詔以忠肅追美稽滉勲勞無忝前烈伏請諡  
曰忠肅謹議

左常侍柳渾諡議

柳宗元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瘴惡王教之

端自周公已

集作以

來諡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臺閣

集無

此二字

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諍

集作

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  
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

上盡陪輔之志退跡有推讓之高珪璋問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懿詞定諡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諡議曰貞奉勅依

宗元乃渾之姪孫作此議上考功或是裴堪因其說而就諡曰貞故載之諡議



駁尚書左僕射鄭珣瑜諡議

太常博士徐復  
諡文獻駁之

李 巽

議曰夫諡所以昭德也德既昭矣則文無以加焉故相  
國鄭公端操特立寡言慎行及居台司有蠲逋恤人之  
美有知難不汙之節雖無文若之進拔無孟子之是非  
無賑施之仁無謬諤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人者  
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為西伯季  
孫以道事其主咸諡曰文為美無以尚也亦焉用兩字

然後為備哉竊觀

一作以

兩字之諡或有兼德

一作得

一字

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生焉然亦興於近古  
非三代兩漢之事也夫舉典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  
秋之大旨也則兩字之諡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  
之諡為文足矣焉用獻哉為獻可矣焉用文哉兩字兼  
諡竊所未諭請下太常寺重定謹議

一作比皆唐會要

又議

議曰鄭珣瑜令德清規坐鎮風俗理人而善政浹洽作相而謀猷密勿其終始事迹於時罕傳所以表賢易名實曰文獻夫文者煥乎大行獻者軒然高名合而褒之厥有經義亦猶貞惠文子累數其美至於再三以勸事君者今奉駁議其無進拔無是非無賑施無謬諤且曰二字之論非三代兩漢之事愚以為異矣吳之駁所謂進拔者豈不以推擇羣萃致之於庭乎珣瑜任司衡銓暨當鈞軸流品式叙英髦在朝若無獎拔之明則何以

至此但如來議寡言慎行故其端兆不可得而窺也當

先朝之日上體不平姦臣王叔文招

一作  
楹

權作朋將害

於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輕議

一作  
詰是

相府不循舊章珣瑜

意雖能誅力固不足移疾高謝萬情所歸則是非之明

孰大於此夫所謂賑施者在禮家施不及國賢人君子

廣愛為心莫不開移物之源布厚生之政曩者恤災患

免逋租亦既當之矣其於篤親庇族衣無常主踐名教

者誰則不行若以分孤寡之資同於賑施則於

一無此  
二字

珣瑜

一作之字

所羞言也奚謂無哉至如謇謇匪躬前議已

書其微婉矣既承高論敢不指明德宗季年李實為京兆尹殊恩晝接貴倖無比而實以羨餘稱伐莫之敢非珣瑜衆詰所由上陳利害且曰取於人而未酬其直焉得有餘是其言不可謂之無謇諤矣伏以國朝宰輔諡文而兼字者代有人焉故房玄齡諡曰文昭狄仁傑諡曰文惠魏徵陸象先蘇環宋璟張說崔祐甫並諡曰文貞劉仁軌劉幽宋姚元崇裴耀卿張九齡並諡曰文獻

李元紘韓休並諡曰文忠薛元超曰文懿盧懷慎曰文成蘇頲曰文憲楊綰曰文簡其餘不可悉數若以文包美不宜以他字配之則房玄齡狄仁傑以降昭惠貞獻忠懿成簡皆不得正矣我唐聲明文物垂二百年更閱羣才發揮王度豈議名之典獨未得中耶不然何輕阻一作沮之為駁正所設但當論諡之當否不宜詰字之多少苟有不當雖一字之可乎若皆允宜雖二字何害如韋巨源附會兗黨李北海奪其嘉名所言至公人則悅

服今既曰賢相而又非之君子於其言豈得苟而已乎  
若云二字非三代兩漢之規則又異乎愚所學者夫威

烈慎靜

史作  
覲

周王之諡也文終文成漢祖之佐命也霍

光為宣成孔光為簡烈中代之勲德也劉寬為昭烈楊  
賜為文烈東郡之鼎臣也安謂其無二字况文之為

諡

一作  
名

其義多矣有經緯天地焉有忠信接禮焉有寡

立不懼堅強不暴焉有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焉夫匪一  
端各有所當若皆俟西伯季孫之德然後稱文則魯侯

與文伯歟之類皆不為文矣故誅諡之制因時一作特旌

別前狀議珣瑜之行曰為一代之名臣斯其旨歟謹上  
採禮經旁觀舊史叅諸國典以定二名請依前諡曰文  
獻謹議

又議

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諡今太常請依前諡曰文獻者夫  
諡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  
貶其文猶博蓋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之人懲



其惡

一有而字

勸其善故不可苟夫諡一字正也堯舜禹湯

周公召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諡法不載或人臣不守

彝章苟逞異端考烈慎靜

史作靚

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

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

借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

一有子字

是也亦諡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諡

一作是

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即記之失也以一

美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為諡也夫禮記

者非盡聖賢之意也非盡宣尼之所述也當時雜記也  
昔后蒼為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刊定為小戴禮今  
禮記是也若盡宣尼之所述即戴聖豈得而增也昔宣  
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記非盡宣尼所述  
故戴聖得一作後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諡衛君亂制  
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鄭珣瑜和茂  
修整始終無闕可為一作謂美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  
等輩比於鄴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諡號無差

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鄴梁數公皆經綸草昧  
輔翼興王以道輔君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  
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主  
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常典以明其德亦所  
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  
之比則當循常以避數賢地也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  
紘加字之諡皆黷國典而昧彛倫言之可為寒心豈當  
舉之以為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

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以  
典選為進善以辭疾為嫉惡邪皆尚口偽辨非守典確  
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為進善耶若然者則國家有天下  
二百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愿等數賢獨見稱於時也  
循資署置謂為進善異乎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月  
而終豈偽疾耶一作也借使偽疾尤可恠也昔子路之冗  
食家臣有殺身徇難而珣瑜履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  
平居則饗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為是非

之明即董狐之書趙盾為妄作也珣瑜之辭疾可責於太常舉以為德信君臣之義非常人所知也珣瑜之下詰李實誠中其疾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仕至於啓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其忠規激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常舉其下詰李實未為多也謂為謗者衆矣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慙色哉前巽議云三代兩漢無二字之諡此末一作未學之過也無荀文若之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賑施無周舍之謗諤以珣瑜之行

清而無闕可為掩之不足辯也今所議兩字之諡亦又

不當其議固

一作故

不足斥也前巽之言過矣但兩字之

諡加等之美以蕭何房玄齡言不在珣瑜也巽雖不敏

至於言諡美以感

一作感

人聽此嘗所激切而不平也終

不欲有借齒於蕭何房玄齡之宗又不欲有造次擬於

魏文貞姚元宗宋璟劉幽求之讜言悟王茂績殊勲也

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當

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則逶迤遂遠以至亂制此有國之

誠也考烈慎靜孔光劉寬薛元起李元紘之同於禹湯  
文武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前有司之過後之專筆削  
者宜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典禮寢亂矣有司不可以尤  
而效之也不可以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  
諡請下太常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  
字則敢俟再告謹議

竟從復議  
諡文獻

駁左散騎常侍房式諡議

太常博士陸亘諡  
曰傾乾度駁之

韋乾度

議曰詳觀貞元之末西蜀之事逆豎劉闢構難之初兇  
邪叶謀噉嘯相聚年深事遠十不記一然而硯磊不平  
鋒刺豐深者藏在骨髓請舉其梗槩一二焉式自忠州  
刺史故太師奏授劔南西川度支一作支庶副使後兼御史  
中丞又剖符蜀州是時貞元十八年也式因晝日昏睡  
如醉經宿乃寤詢一作訊其左右童僕不知其所從來後  
逾年却復使職會故使太師薨歿劉闢潛扇逆謀禍亂  
始胎式遂倖姦人之意為譎恠之語謂闢曰乃者蜀州



昏病之中見公為上相盧文若為侍郎儀衛甚盛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忘賊聞大喜布滿軍縣自以為神授非人力也賊每接賓客肆談論撫羣邪申號令未嘗不以是為先深自以為祥兆也豈不因式作異言鼓妖孽惑亂平人堅一作武壯兇險不然何區區之蜀瑣瑣之寇王師討伐經費萬計崎嶇阻險留年乃拔何哉蓋以式深為決洽之辭激切器固不然何盤柢固根之甚也故使太師永貞元年八月薨其時乾度任殿中侍御史前使

度支

一作支度

判官劉闢自攝行軍司馬節度留後九月初

乾度被逐攝簡州刺史名雖守郡其實囚之明年四月

追廻勒攝成都

一本有射字

縣令其時授闕西川節度詔命

初下東川之圍未解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内鎮兵張皇

虛聲扇

一作熒

惑郡縣發兵七千馬畜三萬號為十五萬

人轉牒塾屋以來縣道郵次酒肉畢具芻茭無匿署牒

首曰闢副曰式叅謀曰符載令下之日妖氛

一作氣

空輿

下愚沸騰貪冒姦賞奔走叛命肩磨轂擊爭死恐後當

此之時邛蜀震驚田野廢業竄伏山谷邑居人吏分散

道路如此之時

一作事

非得之於人皆親所聞覩時賊圍

逼梓州之日

一無此二字

又王師諸軍稍稍繼至猖狂兇寇

不復張矣然嘗察式為人柔而善佞不義不信

一作不顧不義

不然何劉闢文若喬規符載皆咨諏執禮拳拳以事之

以斯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伏以聖上法維天之度崇

納汙之弘雖玄澤滂流鼓盪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根

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如式西蜀之事大節已虧缺矣

何面目以求諡焉傾之為諡頗乖前狀請下太常重定  
謹議

又議

議曰式之在西蜀也入人耳目其事熟矣固非愛之者  
所能粉飾而文其論惡之者所能披抉而裝其說蜀之  
此時雖女子小人亦知兇闢斷頭之不日然為其用者  
乃救死於頸語其無勇烈之心斯可矣豈可盡被其附  
麗之名乎如式之於劉闢既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

生害仁者也而駁議曰大節已虧無乃過言歟何從聞之闢之走西山也召所疑畏者十數輩於庭將盡殺之

然一作而

後去而式在其間賴蒼黃之際闢黨有護持者

僅免於難推嚮之論則不當如是明矣然居此時有將見危授命之義殺身成仁之道詰之者稱式無愧色愚不信也不如是則式之去希烈也理河南也庶宣城也何以無忠敬之目歟愚論之曰式也不疾任永之目不閉吉挹之口乃罪也無王皓棄家之心無譙玄受毒之

志其罪也如闢之反天子棄墳墓乃曰顧式說一夢以  
結其心署一牒以張其勢豈其然乎夫人臣不幸罹於  
是惟死而已矣然孟子曰生吾所欲也矧自軻已下哉  
使死之易則王諒李業虞懼馮信不足貴也意者非一  
將不可必死望人乎始不以一無此二字非不死罪之以懷生  
賤之是異論也夫諡者易其名者也夫子曰名以出信  
又曰名之必可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以至於刑罰不  
中正謂此耳夫豈容易哉語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恍惚之夢駁議之外無言者懼非所以昭示後世也臯  
陶謨曰五刑五用哉言用刑必當其罪也刑其支體於  
一時猶湏當其罪矧刑其行義揭之於千萬年歟康誥  
曰敬明乃罰請依前論為傾謹議 一作皆唐會要

駁贈司徒李吉甫論議

張仲方

議曰古者易名請諡禮之典也處大位者舉其巨節後  
諸細行昭範當代彰示後人然後書之垂於不朽善善  
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當焉舉一事則至明焉

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李吉甫稟氣生材

乘時佐治博涉多智

一作知

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綸

一作

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而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補

台衮大權在已沉謀

一作議

罕成好惡徇情輕脫寡信諂

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大臣之翊戴

元后者端俗

一作恪

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

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其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

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



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耻農人不得在畝

紡婦不得事

一作

桑耗賦斂之常貲散帑藏

一作

之中

積徵邊徼之備竭運挽之勞僵尸血流齒豁成岳毒痛

之聲

一無此  
二字

號呼無辜勦絕羣生

一無此  
二字

逮今四載禍

胎

一作

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

一有為  
之二字先

覺者乎夫國之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必

咨籌畫乃著丕顯不競而分豈妨全美當削平西蜀乃

言語侍從之臣擒剪東吳則訔謨廊廟之輔較其時

一作

德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乃捨一作取其所重一作輕而

錄

一作捨

其所輕

一作重

存

一作錄

其所小而畧其所大且奢

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授受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

諍於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廣豈不近之匿愛

乎焉

一作烏

有蔽聰匿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

百度謹按謚法曰敬者夙夜儆戒曰敬書曰敬明乃訓

易曰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形於外憲也者刑也法

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為敬恪終始載

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讞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  
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  
一定之辭惟精審慎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  
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一作叢議謚亦未遲謹議勅賜日忠  
一作皆唐會要

贈太保于頔謚議

王彥威

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遊文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為縱  
橫倜儻之才刺湖州復南朝舊陂以溉人田由是斥一作

鳥

鹵生稻梁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輕重以濟江南旱濕送終者無懸窆封樹之

制高則不

一作不可

隱深則及泉土纔周棺水至露齒頓悲

命以官地收瘞當時稱之為蘇州則繕完隄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為襄陽當吳少誠弄兵

王師不乏糧

五字或作王師有征軍不乏見糧

軍或作師

未嘗退表克吳

房即山生得賊將遽以兵柄授之推誠於人有古將畧然惜其不能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

則有司擬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郡以  
官事被謫中貴人銜命部領便道之徒所路出於漢頓  
遽命武士持刃捕粹洪既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  
師而西抵於鄧軍聲甚雄人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出  
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諸侯則否  
頓之反旆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寓務求寵綏  
有司請編優詔許之一作莫逆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之  
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頓者是知樂之可作而不知禮之

不可作者也迹其馭衆為政之術蓋初以利興害去為  
已任而令行禁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文深意苛有犯  
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別白其罪以示顯戮  
人到於今而寃之洎乎天姻一作下浹元侯入覲朝廷

申婚媾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又子罪官貶而連起國

獄縉紳之論寔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不辜曰厲愎狠

遂過曰厲請謚為厲或曰頡

頡字一  
作太保

繇文學政事而揚

歷中外卒當登壇補衮之寄推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

其名者宜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今特諡為厲或有

未安愚以為不然諱

一作夫

類能而授聖人之勸勉諡諡

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諡蓋節以壹惠至於論譏之

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諡乎諡

一作易

名則以優迹

春秋之義也况援其功不足以補過契其美不足以掩

瑕其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失忠與敬諡之為厲

不亦宜乎

勅賜諡曰忠

晉諡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

文粹  
作於非

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皆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榷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



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  
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  
公之頑亦不迨於瞽蓋以烝烝之友侔不格於姦乎故  
咎之始形則齋慄祇載文粹有而字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  
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  
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  
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祇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  
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

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  
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宇土  
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殉其  
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

吳齊  
卓子

懷  
公殺十有五臣

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驪  
欒黶虎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甥卻芮

也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  
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  
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

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畧而無譏何其  
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  
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  
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  
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  
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也

文粹集  
本作矣

以凡例推

之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善  
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

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改恭太子

一作改恭君

謚議

李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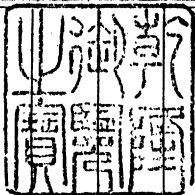
魯僖公五年晉殺其太子申生先聖之書惡用讒也是時國中請謚不亦過乎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亦曰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皆極言也是故子服景伯戒其徒曰陷而入於恭閔子馬國語作閔馬父笑之為疑作謂周恭王能庇其國語無其字昭穆之闕而為恭楚王能知其過而曰恭

先王恭亦不敢自專稱曰自古在昔由是知恭固不易名也今觀申生之事未有得其稱者夫禍機將發子與之謀狐突之諫明而知之既不肯用至於將死之日復不能以六日之狀自明而曰君安驪姬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是我傷公之心也乃受賜而死嘻越哉其過也獻公雖闇昧好聽讒非中心知之而猶好之也以晉國之地方千里財用之給士女之衆求聘妃后豈無超於驪姬者哉然而獨任專寵諸姬莫奪

者得非希意釣情機切其密以傷君心使然耶如此則必以姬之行為善以姬之言為實安而任之漸至作亂史蘇所謂甘受逞而不知至夫事狀明著姦詐漏洩知其不善顯其不實如醉而醒如寐而覺震電憑怒執而戮之必使決然剛決矣復安有傷心至於不安居飽食哉設令既戮之後思其儀質而怛悵者則亦念其欺罔忿恨矣謂恐傷心無乃謬歟且申生將使獻公達嘉聲於億載鎮令譽於千古甚於安其居飽其食也失令名

於後裔貽讒言於孫謀甚於居不安食不飽也推此大  
義傷心猶亦不害況於無傷而遽至死耶遂使長惡不  
懲譖二公子豈曰能庇其昭穆之闕乎沉迷不返人諫  
而拒豈曰能知過乎親不能庇非執事有恪也過不能  
知非為德之基也乃此疑滯不通之論謂之恭君亦已  
過矣謚法曰壅過不通曰幽如申生者真是也稽之典  
法改謚曰幽太子使夫後代知所以事君父之道必左  
右輔弼使不陷令名於簡冊之中不獨虛死其身偷安

尊者於日夕而已





文苑英華卷八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四十二至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姚培燮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四十二

宋李昉等編

誄一

北齊盧紀室誄一首 梁度支尚書陸君誄一首

從子永寧令謙誄一首 隋秦孝王誄一首

盧紀室誄

盧思道

齊正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  
盧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為壽爾

之無祿沒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哀友遂作誄曰

皇虛眇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藹藹撫

翼冲天尚書疊疊亦稱象賢若人擢

一作  
挺

秀絕後光前

發榮隨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回立內無怙恃外

寡朋執行有餘力藝無不習善價斯待香名允集下學

上達鎖幽洞微九流百氏異軫同歸文成鐘律韻響珠

璣麗詞泉涌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實衰然

觀國而舉自茲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玄從容嘿語納

於大麓崇建府朝八紘所掩車乘翹翹我有明德乃應  
嘉招超自幕下來儀鳳條應徐並轍潘顧齊鑣聲華簪  
帶譽動朋僚逖矣江陰承風請朔莊生喻指季子觀樂  
立朝所寄俊才優學懸河自口靈珠在握乃參軍事仍  
贊中鉉大冲所縻德施攸踐同推麗則俱謝蟲篆何才  
之高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變其文鴻漸於  
陸神之聽之于何不淑營魄遂往音儀在目嗚呼哀哉  
昔余與子分重契深譬諸投漆如彼斷金余慕大隱子

惟陸沉等趨

一作起

宮閣並綴衣簪春臺共踐秋水偕臨

還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言俱贊闕  
行同箴娛樂未幾險阻相尋忻既無極憂亦難任云胡  
不弔亡我知音百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亭伯君  
山並嗟湮滅荀祭王壽同悲夭折蘭菊無墜鐘鼓不絕  
之子云亡何愧前烈靈衣襲几奠酒盈杯故庭飛籜虛  
帳凝埃僕流離而涕泗駢顧慕以遲迴出南陽之舊道  
掩北邙之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開臨象設

而不面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江總

君諱襄字師卿吳人也祖惠徹宋車騎府法曹行參軍  
父閑揚州別駕齊永元紹歷蕭遙光謀反伏誅閑以州

職一作端

見害子絳共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門襄時

年十四號毀殆滅布衣蔬食終於身世起家著作佐郎  
出為永寧縣令累遷臨川王廬陵王法曹外兵記室入  
為太子洗馬掌管記中書舍人管記如故為丹陽尹丞

俄遷太子庶子掌管記揚州治中太子家令領國子博士管記如故丁母顧夫人憂廬乎墓所服闋又從家令轉中庶子並掌管記遷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出為都陽內史除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三月京師傾覆君竄迹還鄉吳民陸黜起義民攻郡擾攘之際憂憤而終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澨暫之吳國百舍不容千里無饋陸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飡粥夕共瓢飲契闊晤言流連晦朔日



月逝矣懷古何忘臨哀能誅久願搖筆時事屯邈不遑  
削藁梁季適越未戢干戈世人仕累為物所役杼軸於  
懷四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已泊就木  
幾何但東海成田南冠永繫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  
馬角徒生絕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攬涕操觚乃為誄

曰

媯苗碩茂完裔繁昌賓門穆穆筮仕鏘鏘食采命氏遐  
哉陸鄉四昇臺省八辟賢良分柯振葉令聞令望玄纒

朱鞞翠弁金鐙流聲世祀列讚祠堂別駕貞烈士存名

教捐生徇

一作報

主知死不撓暉映泉壤痛此忠孝於鑠

夫子積德累仁韜光戢耀隱璞含真居哀能痛至情通

神淚枯壠樹哀感馴禽永慟家禍長號不辰玄黃絕睇

蔬布終身心符屈婞

離騷婞直以亡身或作是非

室等原貧分甘共

感內族外嫻求之今古斯為異人月下奏章螢前讀史

給紙蘭臺觀書洛市強學待問潤身為已結髮濯纓登

朝入仕昂昂逸驥逐日千里宛宛長離陵江迅起枳棘

栖鳳化行乳雉平臺累陟石扇蹙履跼一作伏不競芬

絲自理倚席無譏師訓胄子驥足時務俊民斯俟秋實

選能春華備美思媚儲后遊息承華書記策擢爵命增

加彈碁擊筑沉李浮瓜追隨飛蓋侍從鳴笳二儀迴幹

四氣淹賒離景遽沉前星奄滅撫已惟舊懷恩守節昔

荷故臣攀號聲折登高能賦大夫就列金華式肇更奉

清切修竹貞松含霜抱雪下車軒日一作求瘼康時良

辰坐嘯朗夜卧治懸魚化靜佩犢去思廣弘條教精察

毫釐典選搜揚操刀密勿

一作沒

不柰朱紫傍無請謁秘

署學林得人超忽延閣緝素校文遺闕上妙鉛槧譽成

碁月鴈行攸序龍作

疑

簡才讓珠不拜賜劔恩來帝曰

俞往爾行兼該金城失險玉弩流災年臻几杖病息草

萊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風驚夜燭黃鵠超遙

白駒何促事迫歸魂依然啟足悠悠世路辛苦難虞尋戈

滿道暴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絕飛芻念君桑梓零落凋

枯傷君并邑子戾崎嶇喪亂絕卜葵藿荒蕪淒涼故友

擬標遺孤臨穴外野撫棺窮途嗚呼哀哉為善豈懼修  
名難假德履中和道周文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疊疊  
清名一作風泠泠獨寫嗚呼哀哉

從子永寧令謙誄

王僧孺

余之從子謙字幼光以昭陽紀歲誕賓旅月啓足闕隅  
瞑目泉岫是殲才子實喪俊民若其孝親睦友故非天  
墮地出異才絕學如有鬼告神授玉懷瑕而可指桂含  
蠹其取傷孰與九德彰於造次百行動為表徵一作綴吐

論含毫宣赴鐘瑄標心用已懸符矩矱疑作惠響棲道

一作清心可鏡和而靡屈簡而周奕遂若凝雲潔如止

悽悽水無慙座右不愧屋漏蒼苔繞路素塵滿席蕭索庭戶

靡事鮮明沉淪典籍將絕弔賀室如夏甫狀等安有所

累清塵一作安其惟不能忘懷藝而已斯美宜久宜長

所有清塵而驥馱之步中行鸞鷲之翅未矯一歸寥廓長反虛無

雖東隅再暝一作鉗丙之御無及北顧相望隸首之數

不盡而恒化非常人所不免况風雲萬里間此山川客

思故鄉次房之念何極輕棺反蜀允南之思可知而魂  
兮眇眇扁舟靡靡生人之望已冥死歸一作父之期又阻  
痛心傷目豈伊一事無以少寄辛傷故復誅之云爾

昭昭洪胄映策光書違羸避項從衛遷徐基忠踐孝抱  
約懷虛有顯而默匪屈伊舒如茲邴魏譬彼董踈入登  
高闕出啓精廬瞻星畫野望閭推車履仁不匱蹈道有  
餘九世盛矣七葉光諸徃弼睿主來傳英儲峨峨三祖  
羅室並居前瞻紫闕傍望白渠高軒霞被四馬龍櫺疑作

櫛温温司武皎皎秘書義高松竹價重璫璵元昆世父  
重規疊矩容與學丘徘徊詞府青紫已拾大夫斯取盛  
藩往相名畿來撫暉光不已驚生之子謾謾萬尋昂昂  
千里實鳳靡雜真龍非似均情遽竄得意莊李室有虛  
白門無鷲淖遺心沮勸忘懷愠喜貧靡斯攝疑作攝賦疑作賦  
富其無耻險而不峭方而能理德有潤身學斯為已逸  
羽難集孤峯易峙南邁瑤琨西踰杞梓人亦有言名為  
實使譽傾邦國價霽州里崇蘭自芳珏玉自光汪汪巨



壑暖暖重墻靡造靡請不迎不將久而愈敬狎而愈莊

即無矯資

一作即斯無矯

此有循常默非蓄短顯弗用長豈伊

墜岸如彼懸梁惟學已聚待問則強偏在三篋兼下五行亦稅其中于彼王吏如龍宮楚有斯內侍蘊此上才安茲下位儲扉始闕傳府初開爾其戾止辟彼昔才從斯簡帝仍此追陪何以闕

自茲翰飛傍佐戎列來攝

儒衣儒衣濟濟訪對斯歸是義罔惑惟禮無違悠悠越障決決闕海薄言銅墨蒲密斯在孰云識吏政均舊宰

循猛是蕪絃韋無怠補袍方服治情莫改增貲匪課歸  
民自倍十郡為則百城斯採化日未逢政稱異等斯痛  
斯傷喪善殲良妖同武擔疾甚清漳闔棺陋邑掩櫬蕪  
鄉嗚呼哀哉眇眇輕軀悠漫長途

一作悠  
悠漫途

風生閭闔日

去昆吾空歸故國寧識舊都水鳴秋鶴岸集寒鳥寒不  
夜哭惟獨呱呱茫茫大塊杳杳玄墟嗚呼哀哉伊吾與  
爾大別惟名肥泉猶接瓜瓞未輕義雖子道思

一作實  
思

友生歡憂共日險秦均情如菊有芬如蘭有薰別唯慕

類居實有羣盡日持論遙夜披文漸漬義老祖述淵雲  
惟昏及旦自旭徂曛人道實難譬彼徂湍驅車峻嶝執  
手河干三川縈薄七嶺悠漫自茲不見心譬迴瀾歲佇  
會面日望音翰歡無一緒悲有萬端濛陰遽戢扶景易  
殘即斯大暮為此一棺山足難曉壟首易寒秋蟲相叫  
暮羽未搏宿草行沒宰樹方攢昭塗長已疑大夜斯安  
孰知冥默徒此汎瀾嗚呼哀哉

隋秦孝王誄

隋煬帝

維開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上柱國秦孝王薨于  
仁壽嗚呼哀哉八元八凱濟濟虞則周南召南赫赫周

國於穆孝王紹彼

一作慈

明德天實喪予殲我剛克嗚呼

哀哉如何上靈降此災否國喪宗臣家亡千里嗚呼哀

哉爰初不豫冕旒視疾及至大漸停鑾駐蹕親臨屬纊

俯觀徹瑟感動皇情痛深慈膝一辭明世千秋長慕如

何綿綿終古仲秋卜宅將歸泉戶梁山之陽永寧后土

嗚呼哀哉余寡兄弟愛篤彌深奄然零落痛體傷心嗚

呼哀哉追悼無及永分古今神雖虛翳

一作神靈虛翳

徹聲靡

替謀王德音貽千百世乃作誄曰

皇隋啓運應天順民保茲七百靜彼四隣利建宗子藩  
屏懿親孝王惟允俾侯于秦爰自聖章天性誠愿色養  
烝烝孝立名建恭近於禮耻辱斯遠嘉之弗忘懼而無  
怨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溫溫居德肅肅厲精恭敬表志  
退讓為情辭此棠棣敷斯鶴鶴仲稱令弟叔曰仁兄猗  
歎我弟好學無替九流日修三餘卒歲琴臺夜開書帷

晝閉聰敏若神雄辯無滯妙矣聲律明哉龜筮玄象風  
角於焉及睿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惟善惟樂為仁為惠  
天挺出羣英圖命世欽若孝王容止堂堂振鷺將集鳳  
維斯翔人之領袖國之輝光輝光伊何肅肅翼翼義以  
處身仁以經國明燭繫符財成淵塞靖恭爾位好是正  
直令聞令望無反無側皇枝

闕

盤古維城東京舊都河南殷博惟我哲王行臺惟冥飛  
轡峭函褰帳伊洛德被汝墳仁行鞏亳西秦右地實賴

英雄寔惟王化

一作  
匪他

乃即龜蒙惠和布澤易俗移風疊

疊孝王仁而能斷德敷大國有符公旦移鎮樊征述職  
江漢地接寇讐稜威靖難文德招遠懷勞伐叛斲輟外  
藩入侍天軒典茲戎衛仍居納言寶劔橫曜豐貂尤溫  
周衛清切敷奏便繁獻替惟允禁旅斯敦偽陳不恭軼  
我炎鄙王赫斯振將清江涖圖斯元帥難全其備惟我  
孝王膺茲無愧恭行天討受脤建旗申威鄂渚鞠旅江  
湄軍容赳赳逋醜視視一作  
纍纍雲陳不布高城靡持泥首

銜璧請命于台兵不血刃野無橫屍善戰不陣我弟于  
茲金陵戡定飲至京師廣陵淮海一都之會牧彼頑民  
作相于外時雨隨車棠陰逐蓋惟晉太原寄隆望大表

裏山河要衝襟帶東自維揚

一作揚越

迴旌轉旆善政廉平

於斯為最胡虜畏威氓黎荷賴烽火戎馬俱清邊界寒

暑失御庸

一作痛

衛弗開言旋京邸去彼叢臺扈駕仁壽

撫席巖隈連綿藥餌歲去年來秀而不實禍極生災天  
胡不弔木壞山頽嗚呼哀哉至尊廢朝而悼傷皇后輟



膳而推痛甚秦國之永辭劇梁武之長送昆弟哀哀而  
日嗟僚友嗷嗷而悲慟嗚呼哀哉數日月之不居何卜  
遠之詎促旌旆飄颻而從風笳管酸嘶而響谷服馬顧  
而不能行挽夫悲而不成曲霜霰落兮山谷寒木葉下  
兮丘壟殘風颼颼而吟樹泉幽咽而悲湍離羣之獸絕  
跡孤飛之鳥悲酸背離宮而東轉歷山邱而北度去甲  
第之樓臺即荒田之丘墓昔時鳴鑿而戒途今日靈輒  
而啓路臨朝謁之平衢永絕茲之一步儻若神而有靈

幾悲傷而留顧嗚呼哀哉棄永一作白日之昭昭曩長夜

之悠悠苦玄扃而無曉悲黃泉而永幽湮盛年於萬古  
阻壯志於千秋嗚呼哀哉慟反哭於秋季悲復歸於故  
地伊形遊而不遷何魂楚之空志嗚呼哀哉酒罇浮塵  
兮獨滿琴絃含風兮自斷冥夜久其何期焉知歲月之  
長短孝王與我體密情親孔懷之篤有踰常倫昊天何  
酷哀哉哲人奈何吾弟先我長淪煩冤痛毒悲恨何陳  
嗚呼哀哉痛母弟之同胞棄共被之寒郊豈止三荆之

變色非惟四鳥之分巢遽一朝而云逝曷何去而何止

形未捨目言猶在耳彼蒼者天子何甚矣嬛嬛

一作憚憚

友

于哀哀吾子痛當奈何痛當何已想髣髴而不見猶盤

桓而佇立空撫膺而莫追抑飲淚而何及嗚呼哀哉嗟

地久而天長終倫彼

疑作淪沒

乎幽方徒春華而秋落不復

見我弟兮孝王何謝安之蔬食豈子路之喪亡獨端憂

而無

一作誰

告徒哽塞而追傷悲莫悲兮長別痛莫痛兮

終絕因悽愴以寫情慟人琴而永訣嗚呼哀哉

文苑英華卷八百四十二